我在法兰克福书展现场

中国展馆惊艳亮相莱茵河畔

“展览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本报记者 张 贺

编者按：13日，“出版界的奥林匹克”——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正式开幕，中国首次以主宾国身份站在了世界文化舞台的中心，被认为是中国出版业对外开放、融入世界出版业的重要标志。

这是继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最大的一次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从今天起，本报将陆续刊登记者发自法兰克福书展的现场报道，近距离扫描世界出版盛会上的中国身影，了解世界文化的风向标。

“在有限的空间里展示6000年的历史”

尽管早在来到法兰克福之前，记者便已看到中国主题馆的效果图和简介，但是10月13日中午身临其境之时，仍然倍感惊喜。且不说2500平方米展馆的宏大气势，单是独具匠心的布置和丰富的展品就已令人目不暇接。

走进展厅，只见一条蜿蜒起伏的纸张贯穿整个展区的上空，下面是一个被木活字包围的墨池，随着空中水滴的溅落，由光影投射出的“墨迹”缓缓荡漾开来，笔墨纸砚等中国传统印刷出版的元素就这样巧妙地融入展览之中。由1万多册图书组成的波浪形的书山位于展厅的两侧。在展厅周围按照顺时针方向，依次以实物展示的是从文字的诞生到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以及数字化出版的历程。

丰富的展品强烈地吸引着100多家中外媒体的众多记者。孔子和蔡伦的雕塑不断被数架摄影机包围，雕版印刷的现场展示更是需要摄影师们排队拍照，一些记者几乎把脸凑到工匠的手上，希望看个明白。当讲解员说到北宋时期的“济南刘家功夫针线铺”是世界上最早的广告实物时，一些记者啧啧称奇。当他们得知中国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20万种、印数达70亿册时，脸上更是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德国女记者安德里亚·波迈耶多次采访法兰克福书展，她说，这样精美的展览以前从未见过，“能在这么有限的空间里展示6000年的历史本身就很难了，更何况那么全面、系统和生动。这个展览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

“媒体之旅”刚刚结束，法兰克福书展中国主宾国的第一场新闻发布会就接踵而至，中德两国学者就文化交流展开对话，双方精彩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选择中国为主宾国“恰当其时”

歌德学院院长阿克曼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称：选择中国为主宾国“恰当其时”。阿克曼先生1975年来中国留学，35年间亲眼目睹了中国的飞速发展和巨大变化。他说：“中国正处在一个飞速发展变化的历史转折时期，但欧洲对中国真正了解的人却很少，他们的言论是否能真实反映目前中国充满生机和矛盾的变化？我看不一定。以前歌德学院为中国学者打开了一扇通往德国文化的窗户，现在孔子学院也同样为西方送来了中国文化，我们应该在这个历史转折的时刻平等交流，加深理解。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选择中国为主宾国可谓恰当其时。”

“德国翻译界需要加把劲儿”

中国版本图书馆馆长艾立民说，中德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据统计，从1949年到2000年，中国出版的德国作品大概4700多种，2001年至2009年我们翻译出版的德国各种图书达6350种，也就是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出版的德国图书超过了1万种，特别是文学、哲学和少儿作品占我们翻译的作品的50%以上，这说明德国文化在中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仅一部《格林童话》就有70多家中国出版社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版了580次。艾立民所举出的这一系列数字令在场的德国记者深感吃惊。一位记者说，他以前不知道德国文学在中国有这么多读者，他很感动。

艾立民说：“中德出版界之间的交流正在加速深化。我们统计，2004年中国输出到德国的版权大概有20种，但是到了2008年，我们输出给德国出版商的版权达到了96种，我们主宾国翻译工程资助德国出版商出版的中国图书达100种以上；自2006年以来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也资助了中德双方的出版机构出版了100多种中国图书。随着中德双方出版交流的日益深入，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图书进入德国。”

当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李永平说“这些数字说明，德国翻译中国图书远远比不上中国翻译德国图书，德国翻译界需要加把劲儿才行”时，台下是一片会意的笑声。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热情表态

欢迎国际出版业来华投资

本报法兰克福10月14日电 （记者**张贺**）“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国际出版企业，特别是战略投资者来华投资，在中国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共谋出版业的发展。”在今天召开的法兰克福书展国际出版高层论坛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面对国内外众多知名出版机构发表主题演讲，他表示，“中国鼓励出版业对内对外开放。”

柳斌杰指出，截止到2008年底，中国政府已经批准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投资书报刊发行企业和印刷企业2500多家。此外，中国还在图书出版、报刊出版领域开始了合资合作试点。随着中国出版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出版社转企改制、出版传媒集团上市、印刷企业技术改造、出版物物流中心建设等等，都需要引进外部资金。中国政府非常欢迎国际出版企业，特别是战略投资者来华投资，在中国法律允许范围内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共谋出版业的发展。

柳斌杰同时表示，中国政府正在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服务，为非公有资本进入出版业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实际上通过上市融资，中国出版业已经实现了资本多元化，”柳斌杰说，“现在的中国出版既有国有资本，也有民营资本，既有私人资本，也有机构资本。中国出版业是开放的。”柳斌杰说，下一步还将有计划地推动多家出版企业上市，加速新闻出版产业发展。

“中国奇迹”成书展亮点

本报法兰克福10月14日电 （记者**刘华新、张贺**）主题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1978—2009）”的大型论坛14日在法兰克福举行。作为本届书展中国主宾国1号活动的这场中外经济学家论坛，共有200多位中外嘉宾参加，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和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出席论坛并致辞。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的30年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根本改变了中国社会的面貌。这被许多中外观察者称之为“中国奇迹”。本次论坛邀请了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费尔普斯，世界银行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主任阿塔·侯赛因，法兰克福大学商学院院长何梦笔，以及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史正富、陈平等，共同总结中国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揭示“中国奇迹”的内在原因，分析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现状，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

在论坛上，由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和美国圣智学习出版集团合作出版的“中国改革30年研究丛书”英文版也正式与读者见面。

左上图：2009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展位。**阿 伦**摄

左下图：精美而丰富的中国展品吸引了众多外国媒体记者的目光。**张 贺**摄

今秋中山大学推出本科“共同核心课计划”

大学通识教育，何时不再“混学分”

本报记者 贺林平

阅读提示

有关“大学要不要实行通识教育”的话题，近年来渐已达成共识，并正在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一种趋势。但“通识教育”怎样进行，如何达到“培养心智、提高思维能力、社会责任感和人格理想”的通识教育目标，却成为新的课题。在一些学校的实践中，通识教育的相关课程成了学生“混学分”的代名词。

通识教育如何不是“混学分”？中山大学也正为此探索，并在今秋开始实施“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计划”。为此，我们特地进行调查，关注他们的这次探索与实践效果，探讨中国高校的这场改革方向。

延伸阅读

□1995年，国家教委在华中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召开高等学校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讨会，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中国内地通识教育的起点。

□1999年，教育部建立了首批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2005年，复旦大学率先成立贯彻通识教育理念的文理学院——复旦学院。

□2006年，清华大学启动“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计划。

□截至2008年，全国已有100多所院校建立了大学生素质教育基地。

10月14日晚，中大教室里，通识教育课程《中国古代哲学（先秦）》吸引了学生浓厚兴趣。 **何海翔**摄

“短短几次听课，让我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获益良多。”10月13日，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刚刚上完《中国古代文学》课的城市规划专业2009级新生沈欣告诉记者，自己是理工科学生，但认认真真选学一门人文课程，“感觉真的很好”。

今秋开学后，中山大学在珠海校区本科低年级学生中实施“通识教育共同核心课计划”，课程体系包括中国文明、全球视野、科技经济社会、人文基础与经典阅读四大类，得到了学生们热烈响应。

近年来，通识教育渐成为国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关键词之一。中山大学此举，出于什么考虑，又有哪些特别之处？

知识教育不等于人才教育 大学生人文素养亮红灯

“近年来通识教育的兴起，针对的是高校越来越细化的专业划分，以及大学生日益强调就业的功利化倾向，希望借此夯实大学生的人文功底和个人素养。”刚刚受聘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和博雅学院首任院长的甘阳教授一语道破。

一直以来，过度过早专业化的趋势，导致不少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养亮起了“红灯”。而近年，由于就业压力的加大，大学教育又越来越被功利主义所“劫持”，“有用”的计算机、新闻、法律等专业热得发烫，看似“无用”的基础学科备受冷落。

中山大学教授谢有顺感慨地说，“当前我们的教育，至多可算是知识教育，而非人才教育。知识教育侧重于让学生掌握一种技能，而人才教育是要培养既有技能、又有精神感召力的人。”

不光学者，不少家长也逐渐认识到人文素养的重要性。女儿正在广州一所重点中学读高三的刘先生认为，“人文素养越缺乏的人，越不能适应今后的工作。”

近年来，通识教育的理念已基本在内地高校确立起来。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山大学推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介绍说，与国内其他院校展开的通识教育相比，中大最大特点是强调通识教育的可持续性。

不是课程太少而是太多 科学设置课程是关键

通识教育很有必要，但到底该怎么进行，大家却莫衷一是。

“由于对内涵认识不清，当前国内通识教育最大的问题不是课程太少，而恰恰是课程太多。”甘阳介绍说，目前国内的一些高校，在实施通识教育中有一个误区：以为“通”就是“杂”，“多”自然“通”。

原本庞杂的课程尚未得到一个很好的梳理，又以通识教育的名义增加了上百门人文学科课程，导致课程结构非常混乱，让不少新生进校不久就产生厌学情绪。

“通识教育不是个筐，什么课程都能往里装。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课程体系，不要再增加老师、学生的负担，是通识教育的真正内涵。”这是甘阳努力尝试的。

记者从课程计划中看到，涉及文、史、哲、宗教、艺术、外交、考古、心理学、生命科学、经济学等，每门课都有2—4个学分，要拿满16个学分，最多只需修7门课。而且，这16个学分包含在教育部规定的素质教育课学分中，不会再给学生增加额外的负担。

改变重讲授轻互动的现状 建通识教育的长效机制

“通识教育会不会跟现在师兄师姐上的公共课、通选课一样，最后变成‘混学分’的手段？”在对中大新生的采访中，记者听到不少这样的担忧。

对此，陈春声信心十足：“通识教育课虽然是选修课，但课程难度丝毫不会降低。想偷懒混学分，没门！”按计划，16个学分的“共同核心课”采用大班上课与小班讨论相结合的形式。

学生除上大课外，每人都要参与小班发言，要做作业，要写读书报告。甘阳表示，“与其开设大量能让学生轻易‘混学分’的课程，还不如集中精力上好少数几门‘够分量’的课程，让学生真正学有所得。”

70多岁的老教授黄天骥首次担任通识课教师，面对非中文系大一新生开讲诗词，“想到他们不是中文专业，讲课时会注意技巧，多用例子来解释，而且和中学语文知识衔接，把不同学科打通上课。通识课教师要能根据学生的反应临场处理和选择。”

当然，这样上课，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问题就是小教室的缺乏。“都是大教室，很少小教室，是国内大学的普遍现象，也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重单向讲授、轻思考和互动讨论的现状。”甘阳无奈地说。

甘阳说，国内高校已经习惯了按院系专业排课，一旦开展“共同核心课”，在排课、安排教室、接送老师等方面必定要打乱多年的习惯，教学、后勤、行政等各部门之间，文理工医各院系之间，势必会出现很多协调上的问题。

“这些问题都是实实在在的，但我们也有信心，通过一两年的运作，形成一个顺畅的长效机制。”陈春声说。

R 文化观察

尽管北京人艺年度话剧《窝头会馆》赢得一片赞誉，但冠以“经典”，为时尚早

经典与否，还需历史淘洗

博主：杨雪梅（本报记者）

从新闻的角度讲，北京人艺新推的年度大剧《窝头会馆》，绝对卖点多多：一个有点类似《茶馆》的名字；濮存昕、何冰，宋丹丹、徐帆、杨立新，五个台柱子集体飙戏，堪比话剧版的《建国大业》，足够权威的导演，足够牛的编剧，足够前卫的舞美……自国庆节前首演后，许多媒体已不吝赞美之词，把它与经典话剧《茶馆》比肩。一气儿演了50多场，现在仍然一票难求。

听说，第一次尝试写话剧的作家刘恒给自己的《窝头会馆》是这样打分的：剧本7分，导演8分，演员9分；又听说，北京人艺的老一辈表演艺术家，对这出国庆献礼话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但是不是就此可以欢呼一部“经典”诞生呢？依我看，恐怕不宜那么早。那些充分肯定了《窝头会馆》的老艺术家们，其实也中肯地留下一句话：如果想成为经典，还得打磨。

英若诚曾说，话剧传入中国，是怎么站住脚的？怎么发展的？靠的就是有思想，有振聋发聩的思想，有引人深思的语言。

无疑，刘恒的语言很有张力，大杂院，小市民，司空见惯的悲欢离合与喜怒哀乐，也是他一直擅长的，于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还是宣南的、底层妇女吵架的鸡零狗碎的语言在本话剧中俯拾皆是，生动、质朴、原生态，充满了智慧与自我调侃，足够贫，这也是《窝头会馆》赢得满堂彩的保证，可恰恰也是语言使《窝头会馆》离经典很远。因为大多数的观众对这京腔京韵听得一知半解，估计只有看了剧本台词，才能明白舞台上的宋丹丹和徐帆在吵什么。

剧中的演员都是大腕了，看他们在舞台上游刃有余地表演，确是一种享受。何冰演窝头会馆的房东，守着自己的小院和有着童子痨的儿子，靠吃瓦片儿（收房租）、酿私酒和腌咸菜为生；濮存昕呢，他是小院原来的主人、前清举人，一直赖在小院不走，白住了20多年，整天逗蛐蛐儿，揣着明白装糊涂；杨立新演的保长整天催捐税、抓壮丁，算计着街坊们的钱；宋丹丹和徐帆，则是两个互相看不上、见天儿吵架的女人，一个信耶稣，一个拜弥勒佛……可是，明星扎堆儿，也难免让一些追星族不停地窃窃私语，很是影响观众情绪。

刘恒自己曾经打过比方，写电视剧是“瓦匠砌砖头垒墙”，写电影剧本是“木匠打家具”，写话剧是“石匠雕塑像”。我相信，他会把这出戏一遍遍“雕”得更好。

其实媒体与评论界，别那么急着封号“经典”，毕竟，“经典”用滥了，也就掉价了。

《窝头会馆》很快还会开始第二轮的演出。这真是好事儿，演得越多，越有打磨和提高的基础，多听听专家和观众的意见，我们共同期待一部真正的“经典”诞生。

R 文化博客

http://culture.people.com.cn